

随走随想

王文娟 著

身体和心灵哪个在行走都很重要。

行走是一种状态，

一种心灵的生活方式。

很好，我喜欢。

随走随想

王文娟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随走随想 / 王文娟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8

ISBN 978-7-5502-1863-5

I. ①随…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0127号

随走随想

著 者：王文娟

责任编辑：孙志文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500千字 787mm×1092mm 1/16 15印张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863-5

定价：2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2656

盘点一下我的孩儿奴生活

（代前言）

随着网络的铺天盖地，网络新词、热词频出。“孩儿奴”是其中最打动我的一个。根据自己的一己之见，“孩儿奴”特指一类为孩儿所累、为孩儿所赘、为孩儿所困、为孩儿所扰，而又欲罢不能、欲哭无泪的勉强可以称为尚且年轻的母亲。这类人通常有份工作，体面不体面倒在其次；多少有张文凭，硕士博士勿论；偶尔也不会太缺钱，不考虑小康与富裕的区别。是啊，为供房所忧的叫“房奴”，被信用卡消费所虑的叫“卡奴”，俺们这些为孩儿所纠结的就只好自称“孩儿奴”了。是自嘲，是无奈，多少还有点自豪，反正其中的情感成分是复杂的。

曾自我解嘲地说自己是集多重身份于一身，撇下办公室里的角色不说，回到家里至少要扮演厨师、家庭医生兼护士、家庭教师、育儿嫂、清洁工等等角色。可贵的是各个角色我都扮演得很入迷，常常有欲罢不能之感。就拿家庭医生兼护士一职来说吧，女儿从小感冒发烧、小灾小恙，都是我亲自动手，能不去医院则不去医院，多用按摩、推拿、食疗等物理方法解决，实在不行再辅之以中草药。由于远离了大剂量的抗生素、滴滴答答的输液管，女儿身体长得还算壮实。同时自己也总结出一套护理病儿的经验、心得，一有机会就传授给身边的年轻同志，有些做法屡试不爽。先生曾一度担心我这些经验的科学性，偶尔会叮嘱我：出门不要给小孩随便看病。不过现在已经无需我主动出诊，办公室的年轻同事常会主动前来请教：“我孩儿最近吃多了，您说怎么办呀？”

说说写文章的事儿吧。受身为中文系教授的母亲影响，从小读了不少文学作品，没事儿也爱写写画画。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在当地小报纸上发点小文章，就算是大家常说的豆腐块吧，得五块、十块的稿费，心里美不搭搭的。中学的时候曾自己试着写小说解闷儿。写在带塑料皮的日记本上，被同学传看，后下落不明，就连“尸体”也不知所终。

待到摇身一变，成为“孩儿奴”一族，辅导女儿作文成了我必修的功课。几次说教般的讲授收效甚微，不得不亲自示范，写点儿两人共同经历的、共同感兴趣、共同盼望的事儿，与女儿共享。目的是让她亲身体会一下，作文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自己喜欢就行。两人偶尔也会合作一回，一篇作文（不敢自称文章）她写一段、我写一段，最后成为两人共同活动的记录，有点儿像两个国家之间的联合声明。

起初，这些文字写在纸上，东一篇、西一篇，不久就不知所终。后来，网络上出现了“博客”这一形式。博客可真是一个好东西，它使我很方便地将这些作文储存起来，不用害怕丢失，也不用害怕把抽屉、书架弄乱。女儿在学校上信息技术课时，经常邀同学上我的博客，一同阅读，惹得别的小孩儿羡慕，自己心里暗自得意。这又是博客的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好处。

这样看来，作文、博客、或者大胆称为文章的东西，与厨房里的炒菜锅、洗手间里的洗衣盆一样，都成了育儿的工具。我不知道这是贬低了它、辱没了斯文，还是发扬了文字在育人中的作用。反正，每次写完一篇博文（博客文章的简称），女儿都踊跃地当第一位读者，最后还会适时夸上一句半句。更重要的是，她偶尔也会自己找个小本儿写写画画，当然那是属于她自己的文字，轻易不会拿出来给我看。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十几年就这样轻易过去。看着亭亭玉立的女儿，感到能为她做的事越来越少了。她会西红柿炒鸡蛋，会给自己做顿简餐，我的厨师地位开始不稳固了；她的功课越来越难，除了语文、英语、化学外，也很难帮上什么忙，我的家庭教师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她注重健康，

饮食有节，坚持锻炼，从不吃垃圾食品，看来我的家庭医生兼护士的角色也行将就木。时移世易，再称自己是孩儿奴未免有些矫情。

在即将脱离孩儿奴身份的时刻，整理一下自己“孩奴生活”博客中的文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一是因为我天性热爱文字，写写画画于我是享受，是乐趣，是生活的茶米油盐，二是这些文字所记录的时光弥足珍贵，对我、对先生、为女儿都是记忆，都是温暖，都是亲情。

需要说明的是，有一件事需要麻烦读者自己翻译。文字中的“孩儿奴”一词在这里用作第一人称代词，等同于“我”。“孩儿”指的是我女儿。

“孩儿爸”是我先生。照此推演，“孩儿姥姥”、“孩儿姥爷”、“孩儿奴妈”、“孩儿奴爸”、“孩儿奶奶”、“孩儿表姐”等等称谓指代的谁，就不言自明了。

王文娟

2013年7月28日

目 录

盘点一下我的孩儿奴生活（代前言）	1
尘封的美丽——走近王右家	1
我孩儿参加国庆60周年庆典背景表演记	13
爱猫说	30
写给40岁的自己	46
那个萨尔斯堡和哈尔施塔特的周末	51
坐着火车去出差	55
陪你一起看草原	60
八月的两次东北之行	69
行走，在新加坡河的光影里	76
大榕树下是祖屋——回望海口度假的日子	79
老故事说与谁听——逛海口骑楼老街	84
欧洲出差十日谈	89
一样的出差，不一样的慕尼黑	97
匆匆草原行	100
迷醉于新林院8号	109
关于茶	114
好故事，旧时光：法大生活的点与滴	117
酿皮、酿皮	121
这样的旅游团	125
大师兄、二师兄	128
就像Scone与下午茶的搭配	133
肉酱意面：那股幸福的味道	137
后中秋时代的月饼	140
四个人的聚会	143

送孩儿去美国的日子·····	147
绰约在耳边的风情·····	151
晓莉，我永远的朋友·····	152
最后的儿童节·····	156
做你的妈妈是一种幸福·····	158
就这样小资·····	161
姑娘，愿你幸福·····	163
梧桐树下的心绪·····	165
新春的第一次Shopping ·····	167
岁末心情·····	171
那丛盛开的水仙·····	173
说说俺的春节生活·····	175
新年里的两场音乐会·····	182
学校里的Christmas Party ·····	187
夺冠乎？夺命耶？——一则笑话·····	192
童年趣事·····	194
匆匆过去的感恩节·····	197
无锡火车站乘车记·····	199
不只是舌尖上的香格里拉·····	203
每日的穿越·····	205
养伤杂记·····	209
这样的儿童节·····	215
鼓浪屿的馅饼·····	218
燕莎新年音乐会·····	220
制作桑麻丸的成与败·····	223
一碗暖暖香粥，几多款款亲情·····	225
浪漫紫与纯洁白的亲密相约·····	227
小儿化食丸的妙用·····	229

尘封的美丽

——走近王右家

近日看书，看得很累，但很过瘾，欲罢不能。只看得快要睁不开眼了才肯关灯睡觉；只看到被逼无奈了才丢开来烧火、做饭、洗衣、哄孩儿。不敢自诩生性爱学习，但读书却是我的生活乐趣之一。每晚不翻上两页书，是睡不着觉的；几日没有新书看，会坐卧不安的。也曾想过不再读那些费脑筋的文字，改翻看点儿时尚类杂志解解闷算了。翻着翻着就觉得那并不是属于我的文字。所以只好一路这样读来，累眼、费脑、用心，在所不惜。

一、书中偶遇王右家

于近日的阅读中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王右家，读到了她美丽、精彩而又凄婉人生的蛛丝马迹。不禁慨叹、不禁唏嘘、不禁扼腕……

想这样的美丽与聪慧难道只是失去的云霞，昨日的黄花，纸上的铅华吗？

读到的书本不是写王右家的，主人公另有所属，但是王右家的美丽聪慧犹如闪亮的珍珠，夺目的光泽透过一层层尘封的岁月直射出来，那样得压抑不住，那样得喧宾夺主。抛下她，欲罢不能；放下她，心有不甘。于是乎，翻箱倒柜地找啊、翻啊，在网上查啊、搜啊，甚至上北图（孩儿奴习惯称“北京图书馆”为“北图”，现在应该叫“国家图书馆”了）的心都有了。一个美丽的女人慢慢地从岁月深处走来，抖落满身的尘埃，着一身得体的旗袍，烫一款活泼的卷发，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切，越来越生动，越来越神采飞扬……

王右家，湖北人，据推测应当生于1908年或1909年。小学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毕业后入春明女中、北平某大学。之后曾只身赴

美，到威斯康辛城读书，学位及专业不详。1931年左右回国，往来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当时一线城市之间，周旋于政府高官、社会名流、富商巨贾左右。

模样永远是女人受用无穷的名片。王右家的照片传世不多，找起来颇费周折。几经努力，只寻得一张。想来其中的原因可能正如其闺中密友吕孝信所说：“她不太上照，照片中她的美丽，不及她本人十分之一。”像王右家这样将美丽视为生命的女人，怎肯让自己认为不够美丽的照片大肆流传呢？

对于王右家的出身没有确切的记载。能够寻得的蛛丝马迹有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的记载：“这位王小姐（注：指王右家）的父亲和我父亲要好，是朋友。王小姐也到我家来过，这样认识的。的确她长得很漂亮，也可以说迷人。”曹禺的干妹邹钧曾记述，王右家的母亲与曹禺的母亲是干姐妹，交过兰谱。联想她曾赴美留学的事实，吕孝信关于“她父亲非常严厉保守”的说法，以及后来帮助母亲照顾姨娘所生的弟妹4人的情节，可以推断王右家应当出生于一个殷实的中等人家，或叫中产阶级，既不显赫，也一定不卑微；既没有一掷千金的气派，倒也不必为衣食无着担忧；既不固守旧制（不然怎能送家女上学甚至出海留洋呢），也不前卫新潮（不然怎么又会生出什么姨娘来呢）。要么像张爱玲的双亲一样，守着祖上留下的产业，有一日没一日地过着；要么经营着一方不大不小的买卖，应付着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要么在某地高就，拿着一份稳定而又上好的薪水。凡此种种都是推测。

王右家“从小就聪明伶俐又美丽，聪明使她不须太用功读书，也能写出极清新的文章，美丽使她到处受到赞美与奉承，有些地方可以无往不利。”

不谙世事时，她的美是清纯、是生气、是青春的生机勃勃。据吕孝信：“说到她的美无人会加以否认，她平居不大修饰，连粉及口红都不用。记得在大学一年级时，冬天她经常穿一袭棉袍，脚穿一双平底鞋，可是她长身玉立，神采飞扬，无论穿什么，无论在什么场合，永远都是鹤立鸡群，一眼望见她，你就会被她的风采吸住，眼睛再也离不开她。她有一件黑色呢子的斗篷，四周镶以一朵朵彩色的花边，穿在她身上，无论远看近看都美丽极了。她身材修长，举止又活泼轻盈，每当她比我们晚到校时，总是在高高的台阶下面老远的就扬手弯腰，作一个外国武士的敬礼，然后一跃而跳上台阶，那



她有一件黑色呢子的斗篷，四周镶以一朵朵彩色的花边，穿在她身上，无论远看近看都美丽极了。

顽皮潇洒的姿势，虽已相隔四十多年，但在我的记忆中犹如昨日一样清新。有人说她的美是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又有人说，她静时如圣女玛利亚，动时如春天的一朵花。”

难得的是这些誉美之辞都出自她的女同学、女朋友之口。一般女人总不愿面对别的女人的美丽，更不愿承认别人比自己美。即使是违心的附和，心中也不免酸酸的，胸中满是不甘。能从女人口中得到这样的鉴定与评价，一方面佐证了王右家确实美丽，另一方面显现了她值得称道的人缘、朋友缘。

更有人考证出王右家是曹禺著名剧作《日出》中陈白露的原形。曹禺确实说过王右家的“打扮、风度令人刮目相看”；说过“她长得漂亮，甚至是迷人”；但他还明确无误地说过，“她（指王右家）不是陈白露，不是交际花……但是，她这个人一下子就把我写陈白露的形象点燃起来……”

是的，如果王右家仅有美丽，决不值得那么多的人为之吸引，为之动容、为之慨叹。她的命运也许就像旧时无数的太太、小姐一样殷实无忧、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但那不是王右家。

作为王右家的闺蜜，吕孝信衷心地慨叹：有人说女人的三大不幸是美丽、聪明、富有。只要具有一项，就注定不能幸福。她（王右家）不幸三者已具其二，她的命运坎坷，终至潦倒以终，也就无怪其然。

她幽默、豪爽、机智、人情练达，别人认为该紧张的事，她都可淡然处之，谈笑中就应付过去。从美国留学归来，她聪明、开朗、活泼的天性一览无余，多少又带了点叛逆和挑战的成分。她虽身材修长，亭亭玉立中略显纤弱，然而她的谈锋、她的风度却一点都不纤弱。她自称是人生的叛徒、家庭的叛徒，倘要写自传，书名就叫《一个叛徒的自传》。

二、当王右家遇上罗隆基

默默地，她迎来了人生的转变。1931年自美国回来不久的王右家在上海某人家遇到了风流倜傥的罗隆基。这不期的相遇成就了王右家，也毁灭了王右家。其实王右家的美丽聪慧自然天成，无须别人的成就；多舛的命运也似注定，不用别人的强加。

1931年的王右家二十出头，“美得像一朵花，见到她的男人，无人不

为之倾倒，正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时候，她无论想嫁谁，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多少年后，还有人评价道：“是个男人，就都会欣赏王右家。除了聪明伶俐、幽默豪爽，重要的是她的美丽和气质。不假修饰，而韵致天成。”

话说到这里，就必须交代一下罗隆基是何许人。

罗隆基（1896年7月30日—1965年12月7日），字努生，生于江西省安福县枫田镇，出身书香门第。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反右运动开始后被打倒，有中国第二号右派之称。1913年，罗隆基以江西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校。那时的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从此罗隆基在清华度过了9年的学习和生活时光，受到了民主和自由观念的熏陶，直至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并参与创办《新月》杂志。曾因发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被逮捕。被光华大学开除之后，到中国公学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罗隆基主张抗日。曾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南开大学教授、北平晨报社社长等职、西南联大教授等职。抗战后转移后方，先到南京，后又到武汉、重庆等地。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之一。抗战胜利后从事民主运动，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1949年9月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一届全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1965年12月7日子夜因心脏病去世。

年轻时的罗隆基确实风流倜傥，且不说他如火的政治热情，往来各方势力之间的游刃有余，出色的口才，渊博的学识；也不说他经历女人无数的老辣，只一句“你这么青春、美丽，如能给这古老封建的社会来颗炸弹，使得千千万千的人为你的勇敢喝彩、赞美，一定会给这死气沉沉的社会，平添生气……”便一下子点燃了王右家内心深处叛逆的个性，使她不顾一切，义无反顾，也无怨无悔地与他同居了，并夫唱妇随地跟着罗远上天津、辗转北平。

其实，1931年的罗隆基还停留在一桩现实的婚姻中。妻子张舜琴为南

洋华侨，与罗相识、相恋于英国，后一路随罗来上海生活。后因两人性格不合，渐生嫌隙。对于这桩婚姻，罗没有刻意向王右家隐瞒。有罗隆基那样激情洋溢的恭维与鼓励，凭她“不管明天，只有今天”的天性，王右家又怎会在意一个张舜琴。

罗隆基虽阅历女人无数，有魅力十足的电影明星、出身高贵的世家闺秀，但对王右家他是付了真心、动了真情的，宠着、疼着。

王的好友对此事有这样的记述：“那时一般人对于这事认为实在太违礼法，比之当年的徐志摩陆小曼的恋爱还更难取得社会同情与谅解。不但背后受尽人的批评，有时当面也受到人们讥讽。”就连王右家的父亲也气得跑到关外，以致终生都不原谅女儿这惊世骇俗的举动。一个自信、风光、人得了上流社会的男人可以深深地吸引住一个女人。昂首阔步地走在北平抑或是天津的大街上，连皮鞋踩出的脚步都那么的不一样。那样的气度正是王右家所寻找的。

有罗隆基，生活在天津的王右家是甜蜜的、美好的、神采飞扬的。有王右家，那时在罗隆基是得意的、满足的、器宇轩昂的。多年以后，罗隆基曾对一个晚辈讲：“……从前可是风光得很呀！两家报纸的主编、社长，两所房子，两部汽车，两份薪水。北京、天津两地往来往去。”

罗隆基毕竟是有学问的人，喜欢外表美丽的女孩子，更欣赏女孩子有美丽的内心。他鼓励王右家“多读书、练习写作”。在天津的这段甜蜜生活中，王右家确实读了不少书，加之她极高的天分，后来就办起了《益世报·妇女周刊》，热心起了文化事业。难怪有人感叹：“如果她（王右家）不认识努生，而嫁给原来的未婚夫，相信她以后的生活将是两种方式。她会整天交际、出入戏院舞厅，混混沌沌地过一生，正如小曼未嫁徐志摩的生活方式一样。”

七七事变以后，王右家随罗隆基辗转于南京、武汉、重庆、昆明间。作为第三势力——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罗隆基周旋于各方势力间，如鱼得水，风光无限。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他与国共两党的头面人物都拉得上交情。周恩来请他吃过饭，老蒋也曾邀他上峨眉山。王右家不离左右地跟着，凭她“闻弦歌而知雅意”的冰雪聪明，很快就有了“沙龙女

主人”的气度。“这对热情好客夫妻家中，经常是宾客如云。男男女女进进出出，好不热闹，”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难怪一位燕大教授索性将她叫做“通天教主”。

三、王右家就这样离去

罗、王在重庆期间，罗隆基的前妻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并在此遇到了自己的如意郎君。她要结婚了，罗隆基才得以从先前的婚姻中解放出来，王右家也才合法地嫁给了罗隆基。

罗隆基天性喜欢女人，王右家也深知他在感情上是个彻底的“多元论者”。王右家不仅美丽，而且洒脱、豪放，她把自己比作放风筝的人，纵然罗隆基在云里雾里、上下翻飞、纵情挥舞，那不过是逢场作戏，舞给别人看，飞给外人赏的。她自信，即使任由罗在外面舞、在外面飞，每晚他都会乖乖回家里。她对自己的魅力深信不疑，她对自己的掌控能力满怀信心，那样地拿得起、放得下，收得来、放得出，那般的气度，唯有王右家有。

然而，意外还是不期而来。王右家的好友，杨度之女——杨云慧与罗隆基闹翻了，一时没有想明白，竟径直找到王右家，忏悔之余，向其要回写给罗隆基的情书。对罗与杨的交往，王右家并不是一无所知，她甚至知道罗隆基放情书的地方，只是不在意、懒得问、乐得清闲自在。

想来，这位名叫杨云慧的名人之后真是傻得可以。与朋友的丈夫有私情，说到天边去都是张不开嘴的事，居然明目张胆向人家的太太要情书。这不是自讨没趣、自取其辱吗？想想，与这样的女人交往，罗隆基可能动真情吗？不过是玩玩儿罢了。可怜的女人，还当真了。

对这样的无理要求，王右家洒脱依旧，当即表示把这些信件完璧归赵。王清楚地知道罗存放情书的地方，当她轻松地翻检出来，已是惊得花容失色。王右家怎么也不会想到：短短一年多时间，两人居然写了近百封信。出于好奇，她随便抽出一封。万万没想到，原来信中竟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女方计划要离开自己的丈夫，罗隆基也提到与王右家离婚。

王右家大度、洒脱，但她不傻，为保护自己，她留下了情书中的三封，想来应当是其中最要紧的三封，别的悉数归还。

有人说，这件事触及了王右家的底线。不底线，人有包容，事有商量；突破底线，人情了结，事情了断。正是这底线，致使王罗夫妻了断，家庭了结。

细细品来，这番评论不无道理。从另一个侧面想，与其说这件事触及了王右家的底线，不如说彻底摧毁了她充满自负的、对自己女人魅力的无限信心。手中的风筝险些飞了，放风筝的人居然一无所知；羊群就要走失，牧羊人还洋洋得意地认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没有哭、没有闹，王右家选择了离开。毅然的了断，断然的抽身。绝犹豫、毫不拖泥带水。她说：“虽然刚一看信时未免生气，不过事后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又抬头了，我一向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主张，既然骡子（王右家对罗隆基的爱称）与她相爱，我就成全他们也无所谓，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离开了骡子的家，永远也没有回去过。”

罗隆基和王右家不仅是夫妻，更是知己。罗隆基厌烦前妻张舜琴的撒泼哭闹，但他就吃王右家的这一套。王右家的顿然离去，正中罗隆基的要害。风流倜傥、风头正劲的男人一下惊了，呆了，傻了！他找那杨姓傻女人算账，说她不该破坏他的家庭，之后便踏上了漫漫寻妻路。她跑到成都，他追到成都；她逃到昆明，他追到昆明。一个跑，一个追。期间还曾请梅师母（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说和，也没能挽回王右家的离意。最终，王右家不声不响地先去印度，后赴英国。就在昆明巫家坝机场，刚刚在飞印度的班机上坐稳的王右家与正在办理登机手续的罗隆基失之交臂。用罗隆基一位老友的话形容：“努生（罗隆基的字）与王右家两人同居闹得满城风雨，分手搞得风雨满城。”

罗隆基的前半生要的就是风头，他哪在乎什么满城风雨。可这回不同了，王右家的骤然转身，对罗隆基是致命的一击。那一年应当是1943年。

1943年7月24日王右家飞印度，25日起罗隆基开始写他的那篇长文《无家可归》。他写写停停，“要写的时候，就写一段，把那刹那的境界写完了，就搁笔。念头来了，拿得起笔的话，就又写。”

《无家可归》虽称不上字字珠玑，但读来委实感人。本想把王罗分手的重头戏叙述清楚，无奈才情不够，既恐有违事情真相，又怕读来无趣。还是

摘录几段《无家可归》中的文字，让罗隆基自己来说吧：

.....

很多的时候，我的眼泪到了眼角，快要流出来了，又忍住了。心跳得非常地快。这心境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是绝对描写不出来的。我的的确确感觉空虚。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四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含有历史的意义。每一项事物，一眼望去，都有一大串的历史。这一大串历史里，都有那一个人的影子在里面。隐隐约约望到这个影子，眼角的眼泪又来了。

.....

一切都无趣味的滋味，不知道有多少人尝过，如今我却尝到了。坐，不是；卧，不是；走，亦不是。这身子是多余的似的。举目则一切皆非。绝对想不出补救的方法。一切都不相干。并且不知道要干什么。固然没有想到死，但亦没有感觉是在生。

.....

她是坐飞机走的。如今我望着天空就害怕，云彩中仿佛有无数数的她在望着我似的。

.....

生离死别的不同，如今我知道了。生离苦于死别。最爱的人死了，你绝望了，你的心也就慢慢地放下了。你知道没有再见的希望了。你的最爱的人不告而别地走了，那一线再见的希望，那一种追踪而往的念头，那许许多多的幻想，那一切自己责备自己的内疚，真叫人难于忍受。死了的人到黄土里去了，所谓入土为安，她安你亦安。未死的爱人，她要是万一到别人的怀里去了，这念头，单单这念头，就可以叫你心上发生针刺般的痛。

.....

我如今用的这稿纸是她买的，是她买了为自己写稿子用的，是她保存了好几年的东西，突然想起了这点，此刻我写字的手都发抖。我就怕看见这稿纸。

老妈子来拿钱买菜。一个“菜”字，马上叫我回想起来她喜欢吃什么菜，她喜欢做什么菜，她每日怎样调配菜。她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并且总要我调配一两样菜。这些念头又叫我心头发酸。我想告诉老妈子，凡是以引